

〔奥〕丽莲·法欣格尔 著

袁志英 译

罪人

M 玛格达蕾娜

Magdalena Sünderin

译文
新流行

处女作

文
出版社



新译文
流行

处女作

罪人

M 玛格达蕾娜

Magdalena Sünderin

〔奥〕丽莲·法欣格尔 著
袁志英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罪人玛格达蕾娜/(奥)法欣格尔(Faschiger, L.)
著;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9
(译文新流行·处女作小说)
书名原文:Magdalena Sünderin
ISBN 7-5327-2540-5

I. 罪... II. ①法...②袁... III. 长篇小说—奥地利—现代 IV. 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8460 号

Lilian Faschinger
MAGDALENA SÜNDERIN

original title: "Magdalena Sünderin" by Lilian Faschinger

(C) 1995 by Verlag Kiepenheuer of Witsch Köln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1999-020 号

罪人玛格达蕾娜

[奥]丽莲·法欣格尔 著

袁志英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86,000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100 册

ISBN 7-5327-2540-5/I·1481

定价: 13.3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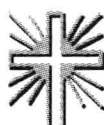
女强人(代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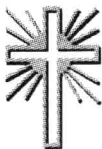
故事非常离奇：奥地利凯恩腾州青年女子玛格达蕾娜·莱特纳在一个圣灵降临节的礼拜天从挤满听众的教堂里将正在布道的神父劫持，捆绑其手脚，塞上堵口物，用挂斗摩托车载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风驰电掣般绝尘而去。劫持神父不是图财，不是害命，也并非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是要迫使神父倾听她的忏悔。忏悔什么，忏悔她的杀人罪行。她杀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七条人命，杀了七个男性公民。更奇的是神父听了她的忏悔，原谅了她，还爱上了她，爱上了这个罪人玛格达蕾娜。神父没有改变罪人，而是罪人改变了神父。

罪人玛格达蕾娜的故事在西方是妇孺皆知的，它来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

德国诗人、剧作家赫贝尔(Friedrich Hebbel, 1813—1863)曾创作了被称为德国现实主义戏剧代表作、也是以《圣经》中的女罪人的形象命名为《玛丽亚·玛格达蕾娜》的剧本。该剧是个悲剧：本





匠师傅安东的女儿克拉拉和弗里德利希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弗里德利希到外地求学，久无音信。克拉拉听从父命和莱昂哈德订婚。后者是贪图克拉拉的陪嫁，谈不上爱她。弗里德利希求学归来，莱昂哈德惟恐克拉拉和旧日恋人重叙旧情，便先下手为强，诱奸了克拉拉。后来得知安东的钱财要另派用场，于是借口克拉拉的哥哥卡尔是小偷（实为天大的冤枉）解除婚约。安东要女儿对自己的贞洁起誓。弗里德利希得知后便和莱昂哈德决斗，后者身死，弗里德利希也身受重伤。此前克拉拉也跳井而亡。安东最后说：“我再也看不懂这个世界了。”

剧中的克拉拉就是玛格达蕾娜，那个时代未婚而孕便是犯了天条，“女罪人”的帽子自然会落在头上。克拉拉善良、纯洁、真诚，惟父命是听，满脑子过时的道德观念，逆来顺受，最后“戴罪”自杀。作者在这里批判了市民阶级陈腐的名誉观念和道德观念。小说《女罪人玛格达蕾娜》和剧本《玛丽亚·玛格达蕾娜》中的玛格达蕾娜都不同于《圣经》中的玛格达蕾娜，后者原为妓女，大家认为她是“罪人”，《圣经》里她也是以“罪人”的形象出现，后来她有改恶从善的表现：用泪水洗耶稣的脚，并用价值不菲的香膏浇之，耶稣才原谅了她，他复活后第一个接纳的信徒便是这个罪人玛格达蕾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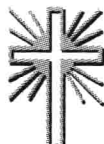
而小说和剧本中的玛格达蕾娜，在作者看来并非罪人，而是正面人物：赫勃尔对克拉拉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丽莲·法欣格笔下的玛格达蕾娜则是女强人的形象，一个反抗的、嘲笑的、蔑视世界的女强人的形象，或者说是造反者的形象。

说起造反，往往会使人想起那些混淆黑白、颠倒是非、“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岁月，令人不堪回首。这里所说的造反是言其向过时的、陈旧的、甚至是腐朽的、俗常或教会的束缚妇女的道德观念冲击的气概和气势。为了寻求独立自由，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冒着被偷窃、被抢劫、被杀害、被强奸的风险，不怕风霜雨露之苦，不畏饥渴的煎熬，离家出走，浪迹天涯，过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在玛格达蕾娜向神父忏悔时，神父觉得她的话语“不大符合西

方通常逻辑的话语”。在神父的眼中,“所有的女性都是神秘的、深不可测的、甚至是妖魔似的造物。……女人正面看去很可爱,可其背面却被蛇、蜘蛛和蝎子所啮噬。……女人会将你拉进发臭的泥沼,使你在泥沼中沉沦;迫使你发生违反自然的行为,使你一想起就会面红耳赤;女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反来倒去的话语使你精神处于迷乱的状态,然后别有用心地支配你;女人像塔兰图尔的大蜘蛛,来吸吮你的血浆,最后使你成为一具轻盈的空壳。坐在我面前正在吃蛋糕的这位女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金玉其外,妖魔其中。”

可就是这个神父听完了她的忏悔竟然爱上了这个“妖魔”，他姐姐领着宪兵解救他时，他没有被人解救的狂喜，而是猛然间感到无比的失落。看到玛格达蕾娜逃去的身影，他想到：“玛格达蕾娜，什么事也难不倒她。我将严守她忏悔的秘密，永不泄露。”“妖魔”变成了知己、恋人，成了他所钦佩的对象。

玛格达蕾娜讲述了她杀害七个男人的经过。第一个男人奇丑无比,可很温柔,玛格达蕾娜接受了他的温柔。可他跟着感觉走,要体验各种感觉,特别是死亡的感觉。再者他对两人的生活开销不闻不问,毫无责任心,为了生存,玛格达蕾娜不得不去行窃。实际上这是一个行尸走肉型的男人,玛格达蕾娜帮他提前走向归程。第二个男人是忌妒的典型,玛格达蕾娜一举一动都要受其监视,对其他男人看一眼,就会遭致毒打。玛格达蕾娜时时都有被打死、被掐死的危险。玛格达蕾娜抢先一步结果了他。第三个男人是舞蹈教师,玛格达蕾娜本想和他跳旋转舞,并一直跳下去,不料想他要跳轮舞,不断更换舞伴,朝秦暮楚,谎话连篇。她的感情遭致玩弄,欺骗,践踏,蹂躏,为了报复,她毒死了这个西班牙的舞蹈教师。第四个男人是长着两个虎牙的“吸血蝙蝠”,是吸血鬼。他佯做亲吻状,来吸玛格达蕾娜的血,致使一向健美的她一天天萎顿、憔悴。幸亏玛格达蕾娜及时发现,对他加以处治。第五个男人外表老实巴交,是“虔诚”的耶和華见证人教派的成员,亦可说是邪教徒,满





口仁义道德,和玛格达蕾娜同居一室,同床共枕,可他坐怀不乱,没有一丝邪念。可到头来玛格达蕾娜发现他竟是个同性恋者,借口“清理财务”而和另一个“虔诚”的男子鬼混。玛格达蕾娜怒不可遏,举起了枪,将子弹射向了这个伪君子。丧身于玛格达蕾娜手下的第六个男人是个年迈的男爵,他是一个被虐狂。他命令玛格达蕾娜身着工装,足登皮靴,手执皮鞭,对捆绑于铁桩上的他施以鞭抽。他还让玛格达蕾娜给他朗诵描写有关怪异性癖的书。如果是到此为止,他为其怪癖付出代价,玛格达蕾娜照抽不误,尽管是怀着厌恶的心情,也会相安无事。可是年迈的男爵对玛格达蕾娜和司机的爱情关系横加干涉,并对玛格达蕾娜百般进行心理上的折磨,后者忍无可忍,才在其例行的工作——对男爵施加他所甘之饴的暴力——中加大力度,从而导致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他提前见了上帝。第七个男人对玛格达蕾娜横挑鼻子竖挑眼,极为苛刻,而且他和他的两个前妻还搅混不清,种种事端使玛格达蕾娜超出了她所能忍耐的限度,于是便顺手将那个男人推下悬崖。

七个男人七个类型。玛格达蕾娜单骑闯荡,满怀自然健康的感情,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也在追求自然健康的爱情,亦可说是在寻找男子汉。不料想遭遇的全是这一类货色。面对邪恶,面对妖孽,面对伪诈,面对压榨,面对欺骗,面对暴力,她没有懦怯,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反抗;在绝境中自卫,对,她是正当防卫。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她是货真价实的女强人。她从没有害人之心,到头来总被人所侵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正是难容的情理才导致她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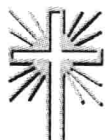
表面看来,她对男人见一个杀一个,没有一个是好得长的;而且还偷窃,不顾“亲情”,事事悖拗,不通情理。可是深入分析,便可看出,玛格达蕾娜绝非一般女性,她健美,感情自然健康;她酷爱自由,独立不羁,事事有主见,不为俗常所有。但她并非不能和人相处,当对方卑劣的本性尚未显露时,抑或她尚未识破时,那开头的日子还是很美妙的。为对方她甚至能任劳任怨,作出牺牲。问题

是玛格达蕾娜对那七个男人所代表的情理就是不通,就是不予认同;而且还反抗,甚至是采取极端的方式反抗。不过采取极端方式也是迫不得已,不然会处于岌岌可危的情势,进而会有生命的危险,她不采取紧急措施,先发制人,那她定会死于非命。

过时的、腐朽的思想观念是很顽强的,甚至会一代代“遗传”。在当代发达国家的奥地利,还是有人认为妇女“金玉其外,妖魔其中”。彻底战胜这种观念并非一朝一夕的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该书应该说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其实杀人不能解决问题,不过杀人在这里只是表明一个勇于反抗的女子向形形色色妖魔式的男性进行斗争的激烈程度。杀人在这里是一种譬喻,宣扬女性反抗精神的道具,绝非为杀人而杀人,更非宣扬凶杀。

这部小说情节离奇,每每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可又合情合理,自始至终都充满悬念,令人不忍释卷。第一叙述者是被绑架的神父,用的是第一人称;由神父的叙述引出了玛格达蕾娜的叙述,而第二叙述者的玛格达蕾娜才是真正的主角,小说基本上是由她的忏悔构成。玛格达蕾娜的忏悔是长篇独白,但没有丝毫的沉闷之感,主要是因为有神父的内心独白与其呼应。两人虽说没有明白无误的对话,但时时进行着心灵的交流。神父内心转变的过程写得极为细腻。刚开始对绑架他的“罪人”充满敌意,反感,厌恶,抗拒;待他对她愈益了解,对真相愈益清楚时,敌意减少了,慢慢转而对它认可;最后认可升腾至钦佩、仰慕和热爱。在神父眼中玛格达蕾娜原先不自然的东西转化为自然,并确认了他自己的违反自然。在这里他时时刻刻以自己的姐姐玛丽亚和玛格达蕾娜相比较,后者愈益光彩夺目,前者愈益暗淡无光。不言自明的是,玛格达蕾娜是自然的,健康的,可玛丽亚则完全相反。于是神父极为自然地完成了思想转变的过程。

这部书写的是犯罪,但不是写犯罪的通俗小说。看过这部书的德国朋友说,这部书很难。因为它涉及面太广:欧洲的风土人情且不说,而且还对像伦敦、巴黎等等这样大城市进行细微描写,作





者对欧洲的历史、地域、环境可谓了若指掌；还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心理分析学、政治学、人类学、艺术史、宗教学等。特别是宗教，作者花的笔墨最多，从宗教史、教堂建筑，教会流派、仪式，可说无所不包。在翻译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这个“难”字。完全看懂理解这部书需要学问，看完之后会长学问。

这部书的语言很有特色，虽说是口语，但并非口语化，有时句子很长，给人以汪洋恣肆，雄伟壮阔的感觉。这里的心理独白也是极为出色的，心理独白和叙述恰恰形成了对话，行文显得活泼多彩，婀娜多姿。

本书作者丽莲·法欣格尔(Lilian Faschinger)1950年生于奥地利凯恩藤州的曲兰，在格拉茨(Graz)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和历史，并以论文《英国的文学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了专业作家和翻译家，一直生活在格拉茨。1983年获得施蒂利亚州的文学促进奖，1984年获得格拉茨市的促进奖，1985年取得恩斯特-维尔纳研究基金，翌年获得1986/1987年度的奥地利国家奖，以表彰她对文学所作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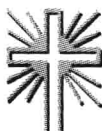
她的作品以描写女性的性感和情爱见长，80年代曾发表长篇小说《新舍黑拉扎德》(1986)和《欲情游戏》(1989)。她对女人情感描述之大胆，所用色彩之浓烈，在德语文学中鲜有前人，甚至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罪人玛格达蕾娜》是90年代的作品，出版后印数直线上升，反响热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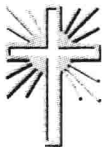
袁志英

2000.10

“现在您要听听我的了，圣下。是将您的耳朵借给我的时候了，是将您那满怀理解地倾听了各种各样重罪轻罪的天主教神父的耳朵借给我的时候了。您没办法将您那灵敏的、有着从外耳道萌发出的深褐色茸毛的天主教士的耳朵塞上，您双手已被捆绑，也不能将耳朵捂上。您既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以颂经和唱赞美诗的声音来盖过我向您诉说的声音；也不能让您的管风琴师来帮忙，以他那管风琴的长音来湮灭我的讲述。您口中塞有布团，无法叫喊；也无法颂经，或为赞美诗的合唱定音。圣下，您落进了我的手中。我的话语噼噼啪啪落在您的鼓膜之上，就像顽皮的儿童向防风玻璃上投掷苹果，以致薄薄纤细的鼓膜令人吃惊地开始振颤；声波从我的口中迅疾地传播于锤骨、砧骨和镫骨。镫骨又迅疾地将声波通过椭圆形的耳窗传至内耳。于是声压加强了 180 倍，进入有振颤能力的耳蜗，有如金属球进入游戏机的螺旋式的轨道，再传播进鼓室。神经的搏动通过听觉神经而达至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最终会使您倾听我的讲述。在您的大脑中有许多小‘灯’，闪耀着红的、绿的、蓝的和黄的光焰，这就像是一个发光的管风琴，将我的话伴随着音乐有节奏地弹奏出来。”

女罪人让我坐在刺槐树下初夏高高的草丛中，背靠树干。我的双手感到那龟裂的树皮的温热，退了色的大麻绳捆绑着我的双





手，双手慢慢失去了感觉。女罪人将捆着我双手骨节的绿色尼龙绳结拉拉紧，接着说道：

“真是怪得很，圣下，”她说，“即便是现在，您落在了我的手中，您的皮肤和毛发，连同圣衣和圣袍都掌控于我的手中，我还是怕。怕的是您常常以不同的理由召唤来的圣徒中的哪一个突然来解救您，他那为无数雕刻家雕成圆柱形式的手只要动那么一动，就会使我无法动弹，就像您现在无法动弹一样。他那为无数壁画家所描绘的殉教者的眼睛只要使个颜色，就会使我无法开口说话，就像您现在一样。不过我只要闪耀一下我那阿尔卑斯山人的识人之明的火花，只要使我那早已发达起来的奥地利人的现实感的一丁点儿运作起来，就能将对上述奇巧之事发生的恐惧拒之门外。比如我曾经怕过圣塞巴斯蒂安^① 突如其来地从浓密的灌木丛中钻出，来到这林中空地，面容憔悴，身上箭矢交集；然而却迈步坚实；他会从身上拔出一箭，在我还没有向您倾诉之前便射穿我这渴望知情的心。还怕圣卡塔林娜^② 从刺槐树顶上飘然而下，容光焕发，在被车磔之死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损伤，从她那神圣的口中只是吐出一句话，便打开了我用好大劲儿才打起来的绿色尼龙绳和退了色大麻绳的结，将您抱起，纵身上了刺槐树冠，接着便向远方飘飞而去。我还怕圣乔治^③ 应您之邀，骑着赤兔马，将您拉上马鞍，解救您而去，临走不忘狠狠给我一剑，将我的头颅砍下。我一定要将这样的幻象从我脑海中赶跑，这些全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胡思乱想。我倒是将您刚刚劫持而来，从您所认真主持的教区劫持而来，从有着紫红尖顶塔楼的教堂劫持而来，您那时正在为圣灵降临

① 圣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殉教者，传说他被万箭穿心而死。

② 圣卡塔林娜(Katharina von Alexandria)，传说她被车磔而死，继而又被砍掉首级。

③ 圣乔治(St. Georg)，相传亦为基督教殉教者，英国基督徒将其奉为守护圣人。拉斐尔所作名画《圣乔治》的形象为：骑着一匹赤兔马，手握利剑，将恶龙刺死。

节作弥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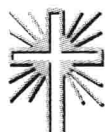
说完这些话之后，女罪人甩了甩她那沙色的长发，在我面前的草地上坐了下来；停了一会儿，朝太阳眨了眨眼睛。想到这一将我的命运完全改变的事件，我不寒而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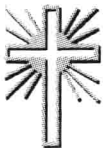
“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她又说道，“我观察您已经好几天了，对您身为神父的日常生活可说是了若指掌。也许我应该选取另外一个场合，选取您一人独处之时。我本应在您一边哼颂经文，一边将粉白和鲜红的圣灵节的玫瑰插进花瓶；将台布铺上祭坛再掉换圣坛上的蜡烛之际，用我的史密斯—威桑手枪的枪管顶住您的背脊；我本应在您揩拭弥撒器皿、圣水盆、晚宴圣餐杯、圣体盒时，在围绕您的教堂的墓地里窥视您，您一旦从教堂出来踏上回家之路时，用我那戴着黑色摩托手套的手捂着您的嘴巴。我本应该这样干，这要简单得多。我选取这个圣灵降临节的礼拜天来采取行动，是因为我喜欢引起纷纷议论，喜欢轰动性的阵仗，我喜爱观众。

“我需要观众，圣下；这是一种需求，您作为神父对此肯定会理解。观众是目击者，没有了观众，任何的行动就一开始便归于虚空。耳闻目睹的观众就是行动存在的证明。您不得不承认，我的行动已是一个引起公众注意的事件，它会召唤出公众强烈的共同体的感情，引出四海之内皆为兄弟的感觉。我俩现在坐在刺槐树下，这一偏僻的角落，而由我所采取的圣灵节行动的影响，这取得成功的教堂劫持案的影响却是深远。您教区的人数十年来因为竖立夜间界石之事而彼此深怀敌意，而今却走到一起来了，相互问道：我们的神父有何消息？修士们是否出了赎金？

“由此观之，我们相互能很好地补充，圣下。我们联袂演出，终致这个集体重又有了共同的归属感。您是不由自主地参加了演出，证明了您对戏剧性的冲突有种敏锐的感觉。为此我要向您祝贺。

“在您听到我那摩托皮靴的沉重的脚步声，刹那间您转过身来的那眼神具有极强的表现力，这会令您教区的人终生难忘。当我





头戴摩托头盔,我黑色的枪膛对准您的时候,您那睁大的眼睛,您那僵直的姿态,您那圣餐杯从中掉落下来的手,那真是妙极了:您真可说是表演的天才,圣下,您是天生的演员。有分寸感,表情不温不火,浓淡相宜。这似乎是正好为您提供了舞台。遗憾的是您的弥撒助手却是缺乏同样的表演素质,这可能和他年少有关。当他看到您受到了我的胁迫,他像孩子一样没有头脑,大声尖叫,以致香炉也开始摇晃,大大损害了这戏剧性行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由此所引起的那袅袅的烟雾也有利于我将您这牺牲品劫持走。不过这也可以说,对细腻表情层次缺乏感觉的弥撒助手没有以即兴的表演方式来弥补这种缺乏。

“教区信徒的表现堪称楷模:他们从座位上站起,以应有的平静,紧张而又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幕的每一动作,这是任何一个戏剧性情节导演所想望的态度。从信徒的表情上可看出,其内心深处正在进行着道德净化,在我和您离开这条似乎要沉没的‘教堂船’^①时,畏惧和同情激动着他们。这样的道德净化也赋予我的这一不得不承认有些鲁莽的行动以人道的合法性。就是您,圣下,也会自豪地为这种道德净化所感染,您这也是对人心净化作出贡献。我俩一起沿着中间狭小的过道往罗马式的大门走去时,两厢站满了信众,怀着敬畏,缄默不语,这很有些崇高的味道,很有些婚礼的气息。您以天生的表演才能,不失时机地表演一番:尽管,抑或正是因为我用史密斯—威桑手枪顶住您的背部,您将腰杆挺得笔直,高高昂起您那神父的头颅。站在廊台的管风琴师由于弥撒助手的高声叫喊而早已停止弹奏,长音为之中断;他充满恐怖地向下喊道:您不要走,圣下!您的教区需要您!可您并没有为其所动。是的,这完全是一种婚礼庆典的气氛:我是新郎,在结婚仪式后领着您离开教堂,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您是新娘,跟随着您所选取的新郎,自尊而又谦恭。在我将您带到我的摩

① 教堂大厅。

托边车,迫使您坐在摩托边车上并载着您逃跑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成就。时间统一,地点统一,情节统一,这是严格遵守三一律的、理想的戏剧典范。”

罪人不再说话,从地上拔下了一棵草,那是一棵三叶草。

“不是四叶草,”她说,“我这一生都在注意寻找四叶草^①,一次也没有找到过,可我并不死心。有的人到野外散步,往下一看,常常就会有棵四叶草映入眼帘;于是便有一束束红的、肉色的四叶草,绵羊四叶草,或者杂种四叶草带回家中,赠给亲友。亲友将它们置于书中,上面再压上厚厚的书本。书本堆得像座小山,房间里到处都是小山:《布洛克豪斯》^②,地图册,《不列颠大百科全书》,全都压上去了,而最下层总是一本简装的伯顿^③的《苦闷的解析》,抑或玛丽亚·特蕾西亚^④写给女儿玛丽·安东尼特的《书信集》,再或者就是已经读破的《冰冻》一书。每一本最下面的书夹着一根四叶草,它在书中慢慢枯萎起来。亲友几乎不知道如何来应付那些以采撷四叶草为己任的赠品,他们不得不接受一枝又一枝的四叶草,使得他们活动的空间愈益狭小。结果他们被迫在其摆满了古老的有艺术性的家具的住房里通过一座座书山来开辟一条道来,每座书山下压着半干或全干的四叶草。

“可我却没有找到,”她说道,在其指头间旋转着一枝血色三叶草的茎秆,“我没有找到。我过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到处跑,经常将我的普希车停在榛子树丛,然后沿着一条长满青草的路径走去,眼前出现的是一望无际的三叶草地。我扑向草地,这次总会找到一枝四叶草了,我想。可是到手的并不是四叶草,而是很普通的两枝共生的三叶草,一枝不起眼的化身三叶草,一处长于草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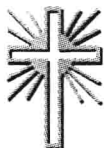
① 按西方习俗,四叶草象征幸福。

② 德国一著名的大百科全书。

③ 伯顿(Robert Burton, 1577—1640),英国作家、神学家和医学家。

④ 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 1717—1780),奥地利君主里查六世的长女,后接袭哈布斯堡王朝王位。





三叶草。您疑惑地看着我，圣下。您也许要问，我是不是近视，是先天近视还是后天近视，以致我无法发现四叶草？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近视，我有一双异乎寻常的锐利的眼睛，眼睛的尖锐来自父亲的遗传，父系家族的人眼睛都很尖。再说，能否找到四叶草并不在于眼尖眼拙，而是在于直觉，也仅仅是靠直觉，这是我长期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一个有这方面直觉才能的人，走进三叶草地，比如说是白色三叶草地，抑或结球三叶草地；在这块草地里至多不过是两棵四叶草，可那人那里只不过站了一小会儿，就获得了一种嗅觉，一种四叶草嗅觉，继而他便毫不犹豫地向着草地中的某一块地方移动，猫下腰来，又站起身来，右手拿着一棵四叶草，转身走出草地，将四叶草递给他的男伴或女伴。

“我在一家美国的科学杂志里曾读到这样一篇文章，说的是在耶鲁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对耶鲁周围对四叶草敏感者和非敏感者作了一项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很有代表性。人们将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性别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派往康涅狄格州的大部分的三叶草地，所得出的结果据说是令人吃惊的：具有敏感才能的人所找到的四叶草平均为非敏感者的 25.8 倍。为这项调查创造一定理想的前提的困难并不在于找到一定数量的志愿者，而是在于如何来说服那些康涅狄格州的三叶草地的田主来提供三叶草地。

“我不是那种具有寻找四叶草才能的人，这是我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不管我是多么希望有这种才能来装饰我，可是生活却从我身上扣除了这种才能。这样的才能也并非通过练习就能获得：每天都去三叶草地待上几个小时，要是没有这种才能，那也只能找到捕蝇草、毛茛、蓍草、草地蓼、或者草地禾草，而四叶草是找不到的。对此种情况也只能面对，就像不得不面对别的不顺心的事，失望，令人沮丧的事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生活所施之于人的。对四叶草不敏者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富有艺术气息的古老的房子里，书山不会再增高，再增加，因此具有艺术装潢的古老房子里人的活动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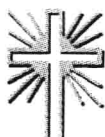
间也不会减少。每念及此,总有一种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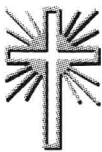
这时罪人向我微微笑了一下。她那高高的额头,那完美的、向上向前变得圆满的额头,使我有些胆怯;太阳穴边显露出来的细微的血管和垂直地通过额头中央的较粗的血管,随着她说话的急切程度的不同而时强时弱地突显出来。倔强的下巴,冷漠的碧眼也直接和其言谈的激越程度而变换着颜色,它们会变得深蓝,令人感到不安。在其嘴角上方两厘米处有一个小小的、圆圆的胎记。她那整个面容被金黄夹杂着火红的鬓发框着,鬓发披散在肩上。她的微笑更加灿烂。

“您在看我什么呢,圣下?不要低下头来,您尽管看好了。凡是能吸引您的,就请您抓住。您完全可以笃笃定定、聚精会神地观察我,您完全可以让您惯于匮乏的眼睛驰骋起来。”

她一边说着,一边在其紧身黑皮衣里活动了一下自己的上身;她坐在草地上就像坐在海边刚刚出浴的海妖。这时她揪着自己的头颈处,将闪着银光的长长的拉链拉下来几厘米,她的前胸袒露出一块三角形的皮肤,那里闪着亮光。她的上身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像做游戏一般。看到这种景象,我忽然觉得不自在起来,于是我目光朝天,看我头上造物主所创造的浓密的树叶。先前我是不由自主地看这位女罪人抬起手臂,用她那白白长长的指头理理她那黄红相间的头发,这使得树叶反射出黄光和红光来。我眼睛朝向天空,受到初夏树叶的触动,暗自感慨上帝所创之自然的无限的风采。而她却用她那有些喑哑的声音说个不停。由于我被绳子捆绑着,失去了活动的自由,不得不听她讲,独自思考出来的计划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神父是从来不看人家面孔的,除非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说道,“要么是眼睛朝下,我猜想,这是应着天主教让人谦卑的要求。要么是抬眼望天,我想这是为了赞美上帝。我总被这种回避常人的目光所激怒;这样的目光必然植根于人类的极端形式:要么是匍匐于地,要么是昂首望天。我个人是不会为这两种形式所吸





引的。有时将眼光射向旁边，好像变色龙一般，突如其来地又去打量一个普通人，几秒钟之后常常是又去望天或者又去看地。您怎么不来看我的脸呢，圣下？您藏匿什么呢？您怕什么呢？我很清楚，我的这些问题，以及下面那些问题都是修辞学上的反问句。我希望您能谅解我一直扮演着这饶舌的角色。说实在的，我对您的回答根本就不感兴趣，您现在嘴里被我塞满了东西又怎么回答呢？我是将日本柏山牌的黑色紧身衣团成一团塞进您嘴里，这种衣服很有弹性，堵嘴的效果很好。在绑架之前，我曾练习过打结和捆绑，我一切都是有备而来。在您的手关节上我打的是半个活结，在您的脚踝骨我打的是水手结。我要不要大逆转水手结，这完全取决于您的表现。您肯定知道，内行人所打的结越是受力，结就越紧。所以我劝您还是不要乱动的好。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您好好听我来讲，不要对正在滔滔不绝说话的我插话；不要打断老是被打断话的我的话。要是您打断我的话，对我插话，那您就会处于危险的境地，比您眼下所处的险境还要危险。对我插话，打断我的话头，会使我变得极端敏感，就会干扰我的思路和语流。如果老是被打断，不能越过说话不畅的阶段，那就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精神状态，烦躁不安，对沉思者或说话者变得无法逆料。那些思路转移者，打断者，插话者，引起不安者，自以为是的者，干涉者，中间叫喊者，施加影响者等等模糊不清的角色，都是专门破坏别人均衡平缓的思路的人。不用说，父母和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人首先属于这一类人；接下去便是所有职业部门，带头的是小学、职业学校、文理中学和大学的教师，还有各种各样的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心理分析家、心理医生；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的灵魂救助者——牧师神父之类。您就属于后一类，正因为如此，我要采取防护措施，以保证我们的聊天能畅通无阻。最后我很可能从您口中拿出那堵口物，那柏山黑色紧身衣，我再把它穿上，穿在我的皮衣里面。我对您惟一的要求便是：争取我给您解套。”

听到这些话我有些吃惊，于是便将目光从刺槐树冠转移至女